



宋元通鑒

百九之十一

宋
理宗



三十一

特 別
U8
3719
31



U8
3719
31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南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九 甲午一年

理宗七

端平元年 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六年是歲金亡 春正月庚子朔詔求

直言舉賢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官舉堪為監

司守令者各二人三衙統帥知閣御帶環衛官在外

總管軍帥舉堪為將帥者各二人 秘書郎蔣重珍

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管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

通鑑卷第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不自家事
以積精神
悟主宜三
復

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
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
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
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常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
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
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
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平實 丙午詔趙
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責防禦 戊申孟珙同蒙古
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而已孟
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

金承麟

鞞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
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
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嚼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
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
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
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
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
麟承麟者世祖劬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
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
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

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已酉承麟即位時孟珙
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
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
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
南城之牌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
天地南面守門者奔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
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
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
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
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

為蒙古立
耳

忽斜虎死
節

李木魯等
及甲十五
百皆死節

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
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木魯小婁室
兀林答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柏壽烏
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
城門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
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
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
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綱孟珙
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
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

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
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
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
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
于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
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
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
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
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

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奔厥本
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
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
社稷哀宗無愧焉。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
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
壤詣奉先縣汛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
還師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
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抹然元典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爲樂

軍士淫縱及蔡州破乃與李术魯中婁室夾谷九住等送款請降為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兀典為丞相中婁室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辛未御史洪咨夔言上親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已快之其餘詔事權奸黨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者尚在仕籍詔俱削秩罷祠 丁亥詔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諸命官貶竄物故者許令歸葬是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三月己酉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似道涉之

金用安死節

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閣門祗候林拓詣洛湯省謁八陵 夏四月辛未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

游妓游湖是似道行徑士人戒諸

以他曹之首易哀宗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宋紀 理宗七

之骨稍雪
中國積恥
此亦理財
崇儒之報

洪咨夔真
告之遺直

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
因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又復以完顏守緒
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
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
况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
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
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領之不悉從
也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哀宗完顏守緒骨于
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
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

金張天綱

不知所終
是天不殺
之也

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邪
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
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
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
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
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
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
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

之。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坑冶吳
淵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其弟潛違道干
譽引用非類詔並落職放罷。五月丙辰以趙范爲
兩淮制置使節制軍馬。左司郎官李宗勉面對言
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
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
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
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
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
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

李宗勉

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
克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
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
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
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以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
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
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
裕邦財招強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
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
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

徐僑

動用兵未晚 召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
千言皆感憤剴切上矚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
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
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恐非對君之語迺貧耳帝曰朕何為
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
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
橫歛軍怨於培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
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闈宦
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
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

戴埴

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
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
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為
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
辭不受 丙寅詔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瑄
胡夢昱等皆阨于權奸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
謚復官仍錄用其子以旌忠義戴埴復元資以勵士
風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六月戊辰朔鄭清
之等進奏選德殿柱有金書六字曰毋不敬思無邪
上曰此座右銘也 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曾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從龍叅知政事鄭性之僉書樞密院事陳貴誼兼同知樞密院事性之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諂諂乘間或不自知矣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污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母招詢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

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虚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巳卯太常少卿徐僑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濟王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僑又請從祀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聽納 召許應龍爲禮部郎官初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

許應龍

禦盜
陳韡

齊敏

西閩廣開與盜鍾全相結其勢甚熾樞密陳韡帥江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土兵分扼要害斷橋開塹斬木塞涂諭統領官齊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宋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瘼非曰能之遷國子司業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為不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矣僑然之癸巳史嵩之進兵部尚書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

岳岳

喬行簡

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岳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飢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

通鑑卷一百九
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
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
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
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
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
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菴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
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
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
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
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

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
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
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
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
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
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
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遠欲驅
之非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
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
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

邊之弱亦
坐此

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
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
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
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窟伏山
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
相及寧不又動其奸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
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
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
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
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

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
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
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
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運累日
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歲千金
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
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
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
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

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

逆邊臣以誤國亦所不服

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寢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賤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內郡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 符一然出師一計無謀一計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

全李伯淵等

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邪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尸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掛闕前槐樹上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

莽莽不計
軍儲

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秋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湯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誼

激變

空城無食
決水灌軍
笞日助寇
今日助蒙
古代人自
伐拙哉

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
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
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
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
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
氣 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徐敏子與
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
乃班師趙葵全子在沐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
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
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

南還 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
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
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及
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
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琪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過汴非
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
京吾已歸矣於是琪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
御表成禮而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
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
叅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趙葵削一秩措

通鑑卷一百九
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
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
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
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
自效 已酉真德秀言權臣罔上講筵官亦傳會其
言今承其弊有當慮者五事并及泉漳寇盜鹽法之
弊帝嘉納之 詔進士何寔編類朱熹解注文字有
補經筵授上文學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以趙范
代之 冬十月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
士院時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

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
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
之重之進德秀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
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
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唯存乎
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
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是害敬今天厭夷
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
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魏
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七
本以杜奸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畫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辛卯，陳貴誼卒。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檝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仰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袁韶卒。韶字彥淳，慶元人。卒年七十七，累贈太師。初，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

鶴行

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令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其妻生韶。薛極卒。極字會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之常州武進人父抗知寧海縣有惠政極以父任補
上元主簿舉制科歷官樞密使加少保和國公論者
以其與史彌遠無忤有異議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

起乙未至丙申凡二年

理宗八

端平二年

蒙古太宗七年

春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

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

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 丙辰詔孟珙屯黃

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灤北

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爲襄陽

宜厚蓄不
宜輕動珙
對語與行
事俱佳

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
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
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
馬軍司公事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
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
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俾浚
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
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
二砦以居諸軍 辛酉遣程芾等為蒙古通好使
二月蒙古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毘伽可汗故城蒙

陳均
陳文蔚

古以為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三月乙
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進士陳文蔚著尚
書解並補迪功郎 乙巳以真德秀叅知政事以疾
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息民講武
上嘉納之 夏四月甲子罷前四川制置鄭損城池
失守且盜陝西五路府庫財鉅萬削官謫居溫州簿
錄其家 五月乙未雨雹軍民交闕 御前諸軍都
統制趙勝罷命韓昱代之 甲辰真德秀卒德秀字
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疾亟時冠帶起坐神爽
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

詔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有賴但初為濟王宮教不顯諫豫防以杜奸萌顧委之而去迨後雖嘗一訟其冤亦未若鄧若水之力春秋責備賢者蓋不無遺憾 六月戊寅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己卯葛洪罷 庚

責賢者是

辰流星晝隕祈雨 時十三朝會要書成召李心傳

赴闕為工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

漢且下寬大之詔而民皆受惠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三
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費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飢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弃。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

潘昉

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僉書院事。賜禮部進士四百五十四人。潘昉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如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一 四
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物語最直。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

亦須培養

無逾于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弃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五
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凱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

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閒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已丑熒惑入太微垣蒙古主命子闕

端將塔海等侵蜀武木斛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秋七月戊戌太白經天辛丑流星晝隕丙午太白入東井 庚申魏了翁上十事不報 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弃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關而還 閏月丁亥全子才劉子澄坐唐州之役弃兵宵遁子才謫居衡州子澄謫居瑞州 八月甲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諸軍作亂討平之詔曰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

平軍亂

維國以義撫民馭軍恩威不相掩用能經制一定國勢莫安間者軍士蠢爲不靜以駭民聽雖怙終必戮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絕彼其忘平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掎尅而飢寒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無期鬱悒於阻遏而赴愬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王之爪牙故轉予于恤內而三衙外而列闈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恩以卹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于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

狃故必罰朕不敢赦丁巳太白犯太微垣右執法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時金亡郡縣
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失吾
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
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之
節孰若屈已紆斯人之禍只欠一死會蒙古闕端入蜀次于鞏
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闕端謂之曰
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
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闕端大悅戒其下秋
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

截嘉陵進趨大安闕端資其糧械十一月乙丑以

曾從龍爲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同僉書樞

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十二月庚寅命魏了翁往

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

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

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

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

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爲參謀官趙善漸

馬光祖爲參議官甲辰曾從龍卒從龍字君錫晉

江人歷官知樞密事督視江淮荆襄軍馬所至威惠

了翁無此
才只如何
不辭

並行人皆稱之。以余礫同僉書樞密院事改大理司直杜範爲軍器局監丞範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寔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

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勅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惑其言即有厭弃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

高稼

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管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管之漸起者日以壞帝深然之蒙古開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闕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稼死節

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兵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

曹友聞

鋒汪世顯擣大安友閏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安南入貢。

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

春正月己未朔以星行失度雷發非時

罷天基節宴詔勸農桑賜安南國王封爵壬申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以兵捍禦蒙古將忒木解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二月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甲辰召魏了翁還僉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

李復明死戰

舉世輕率

襄陽降蒙古

是了翁固辭求去。以陳韓為松江制置使史嵩之

為淮西制置使韓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蒙

古從耶律楚材之請初行交鈔以萬定為額。三月

趙范不終

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

以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

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

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

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

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

李虎不終

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

博一空汴
城反奔一
襄陽

王萬

劫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
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坐
失撫御削三官仍舊職任 夏四月己酉魏了翁罷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
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聽其去為是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
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
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
還處以台輔不報 癸丑下詔罪已時師屢為蒙古
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
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仇有大志精於邊防

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
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
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略有曰數年之間多
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
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
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
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
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
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日如疾病之在身 蒙
古陷隨郢州荆門軍 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眾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

蒙古忽都虎

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承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五月甲申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墾田治兵邊備以飭六月己亥洪咨夔卒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博雅忠亮長於經濟而出處進退不苟歷官端明殿學士癸卯熒

惑填星合于畢丙午熒惑犯填星 秋七月陳卓罷
 丁卯以鄭性之叅知政事李鳴復僉書樞密院事戊
 辰御史杜範吳昌裔以言事不報上疏乞罷詔改官
 李韶為殿中侍御史辭不允韶奏曰頃同臣居言職
 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
 臣尚就列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
 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
 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
 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
 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為未甚切今國柄有

徐清叟

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
 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
 豈直三漸而已。甲申雨血 八月丙戌趙范坐失
 襄城罪再貶秩建寧府居住李虎亦貶秩各令任責
 捍禦 蒙古陷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
 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
 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闕端南侵
 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
 眾至是破棗陽忒木解欲阮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
 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

蒙古姚樞
楊惟中趙復

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上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乙亥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于大安軍陽平關收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僊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

曹友聞曹萬死節

彥訥申制

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訥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訥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入都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嚼枚突陣會大風

劉虎

劉銳父子
趙汝鼎死
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溽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
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
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以鐵
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
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
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俱陷沒四蜀所存唯夔
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壬寅蒙古兵
陷固始縣 丙午蒙古開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
劉銳通判趙汝鼎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
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尸及

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
時有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
汝鼎被執鬻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封陳日熒
為安南王 十一月壬寅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
密使 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斬舒光州守臣皆遁
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
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
韓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蒙古忒木解攻江陵史嵩
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
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燭照江數十里相接

趙武

丘岳禦敵

琪又遣趙武等與戰。琪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若還民二萬而歸。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郤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戊辰，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壬申，詔羣臣各陳防邊方略。戊寅，復成都府。十二月壬寅，詔改明年元是歲安南來貢。

洪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明賜進士前守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一 起丁酉至庚子凡四年

理宗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春正月乙卯以魏了翁知福州兼

福建安撫使辛酉以李壘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甲子詔兩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

招集賑恤尚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建寧

太平池州興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

十日竣事以聞 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
事鄒應龍僉書院事李宗勉同僉書院事李鳴復罷
癸卯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始給官府
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耶律
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
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
牌割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乙亥魏了翁卒了翁
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疾革時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
營拱手而逝贈少師謚文靖賜第宅于蘇州 蒙古
擊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

符印驛令

日斃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
剛烈青目赤髮蒙古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
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
斡羅思篋怯思誠皆降之 夏四月壬午朔以李璠
同知樞密院事宜撫四川知成都府 庚子熒惑犯
權星 丙午詔沔州諸鎮將帥昨以蒙古兵壓境皆
弃官遁夔路鈐轄知恩州田興隆獨自大安德勝堡
至潼川逆戰雖兵寡不敵而忠節可尚特進一官
五月壬申臨安大火自巳至酉延燒民廬五十三萬
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枋對策嘗以爲言

田興隆

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
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
論并斥物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
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者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略
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
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
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
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
念其羽翼之勞潜晦陰莖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
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願

徐鹿卿

乃委曲諱護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
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燮理所致非
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
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警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
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
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
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
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
于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
疑又有三謫一曰惑嬖寵二曰溺燕私三曰用小人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如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方面置局以行囑托每有科降椿留供費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謫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

三伯大

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謫不解人心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左司郎中王伯大又進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躋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也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十有四年于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謫議者何其藉藉而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四
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
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
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奸儔佞朋之誤國，則
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
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
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
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
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懷，則罪
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廷已者皆可
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厓

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
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
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
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夔昵
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
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
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
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
裏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已塞，
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五
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
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管者所進今不知其
亡柔佞關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
國皆忠臣聖朝無關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
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
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謫乎無
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
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
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謫
不攻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丙子

熒惑犯將星 六月癸巳鄒應龍罷知慶元府 秋

七月辛酉太陰犯歲星填星入井庚午歲星守建星

壬申日生背氣癸酉太陰入井 樞密院編修官王

王萬兼

萬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

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

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

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

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徃徃改業

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 八月

癸巳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李宗勉僉書樞密院事

吏治

套

蒙古劉中
楊兵

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
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
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
真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
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
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
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口温不花攻
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
古以火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
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

杜杲守城

呂文德

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
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雨雪
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
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
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
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
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十二月戊寅朔
日食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纏斗食將既
二年蒙古太宗十年春正月戊申朔詔文武羣臣舉曉暢兵
財各二人三衙諸軍統制舉將材各二人 己未詔

非使紛紛
又送奸雄
一場富貴

史嵩之趙葵應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
名以聞 二月庚寅詔史嵩之以叅知政事督視京
西荆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癸巳大宗正
丞賈似道奏言非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
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
堂孝宗真决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戊戌詔近
覽李璠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緩撫為急宜
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
軫恤之意 蒙古再遣王檄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
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

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
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
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
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巳丑命將作監
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壬子以李心傳為史館修
撰修高孝光寧四朝實錄 庚申詔史嵩之兼督視
光蘄黃夔施州軍馬 夏四月癸未以李璠同僉書
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巳酉雨土太陰入
太微垣閏月丁未太陰入井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僉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甲申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詔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以隱居著書並選爲秘閣校勘 丙戌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任便居住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壬寅歲星犯壁壘陣六月甲辰朔流星晝隕 戊申以吳淵知太平州措置采石江防以吳潛爲淮東總領財賦知鎮江府 秋七月壬午以霖雨不止烈風大作令中外之臣極言闕失 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辛酉太白

游似

晝見經天癸亥流星晝隕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以游似爲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旣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德乃撫唐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

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
 聖心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
 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
 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堤
 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堤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
 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堤上衆驚杲乘勝出戰
 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州師扼淮河遣其子
 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
 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
 使 冬十月丁卯吳潛言宗子趙時暉集真滁豐濠

四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砦其強壯二萬可藉為
 兵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暉官又沙上蘆場可得
 二十餘萬畝賣之以贍流民以佐砦兵從之 孟珙
 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
 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襄
 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
 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
 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
 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

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十二月乙卯詔四川諸州縣鹽酒權額減免三年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概量毋科抑申嚴收租苛取之禁 起李韶爲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送至史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邸宮媪國本詔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自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

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

三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

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旣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

劉應起
趙汝騰

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
傾搖太學生欲趨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
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
書之所謂大臣矣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
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爲賢以
余天錫叅知政事游侶僉書樞密院事 三月孟珙
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
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
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
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

宜詳載

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
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
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夏四月癸卯以吳淵權工部
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 五月辛未熒惑犯太
微垣執法星戊寅以吳潛爲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
仍知鎮江府 秋八月戊戌朔以浙江潮患告天地
宗廟社稷以游似叅知政事許應龍僉書樞密院事
林略同僉書院事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
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
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

丁黼死守
死戰

出處

孟瑛

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中簡省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月許應龍林略罷十一月丙子以范鍾僉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己未崔與之卒與之字正子廣州人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孟瑛諜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

孟瑛

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瑛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瑛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瑛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堙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以陳垣為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為得師垣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為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

虜臣知恤民

節儉以汰冗濫屏奸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剝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殽薰猶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頃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 蒙古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樸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兩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鬪博邪楚材力不能奪

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彗出營室庚辰詔曰朕

以眇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僞無別歟抑牧守匪良而犴獄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至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消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臨安大飢。飢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微利。日未晡。路無行人。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

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興豐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梯。歸漢尾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志出而戰。珙

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三月辛未詔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彭大雅削三秩 夏四月壬寅前潼川運判吳中進對因論蜀事為上言鄭損弃邊郡不守桂如淵啓潰卒為亂趙彥呐忌忠勇不救彭大雅險譎變詐殊費關防宜進孟珙於夔門又言張祥有保全趙彥呐楊恢兩制置之功敵人憚其果毅宜皆錄用上嘉納之 乙巳召史嵩之還仍前右丞相兼樞密使杜杲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楸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五月戊子命吳潛兼侍讀李性傳兼侍講

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 秋七月乙丑詔今夏六月恒暘飛蝗為孽中外臣僚其直言闕失右諫議大夫徐榮叟入對言自楮弊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苟征橫歛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恐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謀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克拓率是于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茹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為沴也 八

余玠

月巳酉太白犯權星 九月乙丑以余玠所向有功
全師而還進三秩 喬衍簡告老與醴泉觀使 冬
十月癸巳詔改明年爲淳祐元年 十一月癸酉詔
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
兩軍及援安慶池州有功特與官兩轉 十二月丙
辰地震詔求直言 閏月丙寅李宗勉卒宗勉字強
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左丞相守法度抑僥
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人稱爲公清之
相 以游似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僉書院事范鍾叅
知政事 蒙古嚴實卒子忠濟嗣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